

海上记忆

严独鹤：在重庆南路三德坊

■ 本报记者 沈轶伦

20多年后，严建平才了解祖父严独鹤的另一个身份——在人生最后岁月，除了静坐书斋，几乎不再提笔写作的严独鹤曾是驰骋报业的新闻人。重庆南路三德坊7号，见证过祖父的奋斗，也守护了祖父的沉默。



严独鹤（1889-1968），浙江桐乡县乌镇人。曾任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《新闻报》副总编辑，主编副刊《快活林》《新园林》超过30年。严建平，1954年生于上海，《新民晚报》原副总编辑。编辑副刊《夜光杯》超过30年。



新闻报馆



严独鹤在三德坊家中，背景为壁炉

来接严独鹤的车停在重庆南路三德坊7号门口。严建平知道，祖父又要出门去开会了。

印象里的祖父，低调、谨慎，对孙儿也不吐露太多。整个童年，严建平的父母都在北京工作，他被留在上海的祖父膝下。寂寞男孩独自长大，学会了去书里找慰藉。但少儿图书馆的书都低龄化，想看军事书和历史传记书的男孩就去街道图书馆借阅。这里的图书管理员一看他带去作凭证的户口簿就笑了：“你祖父是上海图书馆副馆长，你们家里人还要来我们小图书馆借书吗？”

要到20多年后，严建平才开始了解祖父的另一个身份——在人生最后岁月，除了静坐书斋，几乎不再提笔写作的严独鹤曾是驰骋报业的新闻人。三德坊7号，见证过祖父的奋斗，也守护了祖父的沉默。随着上世纪末重庆南路开建高架拓宽道路工程，三德坊西侧几排房子全被拆除，严建平童年的家，连同他曾在祖父身边的日子，已一起消失在城市的史册中。

1889年，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越界修筑重庆南路，起初名为卢家湾路，后以法国驻华公使吕班之名改名吕班路。同样在1889年，严独鹤出生了。他6岁进学塾，14岁应试，县府道三试，都在前三名之列，中了当年第二名秀才。

严独鹤的父亲是江南制造局的文案主任，接受新思想的他并未鼓励儿子走传统科举仕途，而是希望儿子接受现代教育，因此把严独鹤送到了江南制造局所属兵工学校，之后又送到广方言馆学习法文和英文，为出国留学做准备。

不料，父亲骤然离世，打乱了严独鹤继续深造的脚步。才19岁，他就不得不挑起全家生活重担。在辗转上海和江西多地教书后，严独鹤在1913年进了中华书局当编辑；1914年，应聘进入《新闻报》担任副刊编辑，从此开始长达30多年的报人生涯。

1928年，在重庆南路东侧、淡水路西侧、太仓路北侧、兴安路南侧，建起一批新式里弄建筑，名为“三德坊”。看到这批新房产出现，已经在报社独当一面的严独鹤顶下7号一幢房子。小楼底层有客堂和汽车间，二楼和三楼各有两间厢房和两个亭子间，底层也有厢房，客堂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天井。整个大家族，就以这里为圆心安顿下来。

离三德坊不远，1930年到1936年，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内，居住过中国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先生。还住过著名文学家钱杏邨以及丁玲、胡也频夫妇。1946年4月，教育家陶行知来沪，至7月脑溢血逝世时，他寓住的重庆南路53号也离三德坊不远。文人们在这条路上留下足迹和友谊。在三德坊7号的常客中，严建平常常见到来拜访自己祖父的，就有陆澹安、郑逸梅、周瘦鹃等文化名人。

新式里弄房子，不仅煤卫独立，还有效仿西式别墅的烟囱和壁炉。在幼年的回忆里，有一次，母亲把二楼的三用沙发翻成

床，让严建平和妹妹们躺在上面。那个夜晚，不知何故，家里把平日不常用的壁炉点燃了。火光映着妈妈的侧脸，妈妈柔声给孩子们讲故事。这温馨的围炉夜话的场景，久久留在严建平心里。

不过，在马上到来的大炼钢铁的运动中，壁炉的铁栅栏被拆掉，再后来，整个三德坊加盖了一层，烟囱被封掉了。严建平的父亲赴京去国防单位工作，母亲一同北上。留下严建平自己，开始独立探索三德坊外面的世界。

严独鹤喜欢听评弹，常带严建平去重庆南路附近的大华书场听书。天蟾、共舞台、大舞台的观众席里，也留下了祖孙俩的身影。因为父母不在身边，祖父又不多加管束，因此在放学后组织学习小组时，同学们最喜欢去严建平家玩。大家在三德坊7号的客厅里把红木八仙桌移到了中央，再拼一块洗衣板打乒乓，又或者拉起阵仗，在家里打弹弓、打康乐球。

渐渐地，严建平长大了，性子也变得沉静下来，还结交了一些比他几岁的青少年朋友。他便开始学着收集香烟牌子，后来开始集邮。看到严建平去淮海路上的伟民集邮社换邮票、买盖销票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严独鹤每每赴京参会回

沪时，会给孙子带一些纪念邮票，作为无声的鼓励。祖母也会把邮票作为六一节的礼物送他。

昔日，在主管副刊时，严独鹤曾慧眼独具向张恨水约稿，也曾亲自对政治、经济、艺术、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涉猎评述，还提出副刊取材的标准，即“隽雅而不深奥、浅显而不粗俗、轻松而不浮薄、锐利而不尖刻”。可是这样一个祖父，却从不对孙子的功课予以指点。每年成绩单发下来，严独鹤更关注的是孩子的操守品行，而非分数。

只有一次，严建平参加卢湾区少儿图书馆的作文比赛活动，获得优胜奖，图书馆指名要他去开会发言。从未参加过这样的校外活动，严建平有一点忐忑。他预先写了发言稿，请祖父过目。只记得，严独鹤为他在文中添加了“学而不厌”这样一句话，又讲解了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”整句话的含义。整个求学阶段，祖父为自己讲解，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。整个与祖父相伴的岁月里，祖父露一手旧学功底，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。

再长大些，严建平开始喜欢看书了。过去，看到小孩们淘气喧嚣，严独鹤从不出声制止。但现在，看到孙子在看旧书，严独鹤却一直坚持

要管。一次，严建平跟着大孩子们去旧书店买回《水浒后传》，祖父见状坚决不允许他把书留下，以旧书不卫生为名，要求孙子去书店退货。

还有一次，严建平听说样板戏《沙家浜》在向全国听众征求意见，就兴致勃勃地对戏里的台词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，写信给了北京京剧团革委会。看到家里来了一封北京的回信时，从不训斥孙子的严独鹤要求严建平绝对不能再给样板戏提意见。

1968年，严独鹤病倒了。有一天，他把严建平叫到跟前，用沉重的语气说：“阿平，公公的病这次看来是好不了了，现在我有两件事，一件是你爹爹不知怎么样了，另一件是你奶奶今后的生活，希望你们今后能好好照顾她。”说完，他的眼睛湿润了。8月26日，严独鹤去世。

1986年，上海市政协和上海市新闻学会举办了“严独鹤九十七诞辰纪念会”，会上，各位老报人重新评价严独鹤对新闻事业的贡献。1988年，严建平去北京拜访夏衍，临别时，夏衍告诉他：“独鹤先生是真正的新闻界前辈，他在敌伪时期那么困难的情况下，保存了民族气节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”

此时，自己也在报业副刊担任编辑的严建平，才真正开始走进祖父的内心世界。这一次，不是以后代思念家里慈祥的老人的立场，而是以同行后辈的身份，开始慢慢了解严独鹤一生的艰辛与成功，痛苦和欢乐。

腌笃鲜

上海话是什么话

上海地区通行、使用的本地方言属现代吴方言太湖片，是古代吴语的继承和发展。最早记录上海方言的元陶宗仪《辍耕录》，记有松江方言声母“塞音三分”和“r头”、“拗花”（折花）、“娘”（母）、“糜糟”（不洁）、“家翁、家公”（家之尊者）、“点心”（小食）、“夜航船”（夜行客船）等多个方言词。明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《松江府志·风俗卷》记松江地区“方言语音皆与苏、嘉同，间亦小异。如谓人口渠，自称曰依，问如何曰馨，谓虹曰堂。言罢必缀以休。又谓此曰笛里，谓甚曰戛戛（煞声），谓羞愧曰恶模样，谓丑恶曰波赖。问多少曰几许。至于音之讹，则有以二字为一字（如世母为婢，舅母为妗，什么为些之类），以上声为去声，去声为上声（呼想如相，呼相如想之类）。细分之，则境内亦自不同，枫泾以南类平湖，泖湖以西类吴江，吴淞以北类嘉定，赵屯以西类昆山。府城视上海为轻，视嘉兴为重，大半皆吴音也。金山俗参五方，非南非北，盖自设卫后始然。”

此后，上海地区有50余种明清方志设专目记录本地方言。综合所记，表明上海地区方言是吴语北部的一个土语群，以古吴淞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区。南区包括今上海市中心区、闵行区、浦东新区和松江、青浦、金山、奉贤、原南汇等县全境或大部，北区包括今宝山区、嘉定区和崇明区等地，吴淞江北岸黄渡、江桥一线的狭长地带属南区，今黄浦江下游东岸高桥一带属北区。1922年，1923年上海县人胡祖德有《沪谚》《沪谚续编》先后出版，记述大量上海县范围内（含今上海市区大部分）的方言。

今上海话跟吴淞江以南旧属松江府辖区的华亭、上海县一带的古代方言关系比较密切，跟吴淞江以北旧属苏州府太仓州辖区的嘉定、宝山、崇明一带的方言关系较疏远。今上海话特别是老派上海话的不少语音特点跟闵行（上海县）、松江、金山、南汇、浦东新区（川沙县）等区县方言一致，明显有别于苏州、昆山、嘉定（部分）、宝山、崇明等地方言。如老派上海话和松江话“帮”“端”的字都读缩音气；入声韵最为丰富；阴上调值为平调等，都有别于北区方言。现代上海话的直接源头是元明时代通行于松江府上海县一带的方言，与毗连的松江、嘉兴等地方言有特别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。

历史上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强势方言，元明时代是嘉兴话和松江话，清代是苏州话，都对上海地区的方言产生较大影响。20世纪以后，上海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，上海地区方言的代表上海话逐渐成为上海及毗邻地区的强势方言。同时，由于大批移民进入上海地区，各地方言对上海方言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

（摘自《上海通志》）

优秀党员、市级劳模为您服务

云安 装潢 400-021-2956 特别推出新居装修 60m² 88m² 128m² 4.88万元 6.18万元 8.28万元

巧帮父母修脚 孝心升级

百善孝为先。做子女的总想为年迈的父母尽点孝心，却不知做什么好。我曾多次看见父亲吃力地弯腰修脚，他眼睛不太好，时不时就会割伤脚。看他忍痛走路很心酸，那时就想，如果能有台机器，替我经常为父亲安全修脚，该多好！上海和味堂创始人，十年来潜心研究，终于解决了中老年修脚难的问题。和味堂牌电动修脚器再次升级，电动秀足器16S，360度全方位照明，专业刀头，不伤皮肤，修后无沟痕，双节充电电池设计，功力强大，专修厚茧厚甲等特点，是家用护理的理想产品。年轻的脚，轻松的路，父母的企求！

热线：021-51876122 (全国货到付款) 市价：496元 优惠价：286元 上海销售地址：人民广场武胜路479号

上海是我们的王牌

春节的日子一晃而过。2月13日，邓小平要回京了。从宾馆到火车站有一段路需要汽车送。朱镕基、黄菊、王力平等市里的领导送行。据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回忆：在汽车上，邓小平和卓琳（小平夫人）坐在第一排，毛毛（邓女儿）和朱镕基坐在第二排。途中，邓小平转过身来，很严肃地跟朱镕基说：“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，我赞成。”

朱镕基大喜，向邓小平拱手致谢。送上火车后，临别时，邓小平握住朱镕基的手，又一次重复道：“你们开发浦东，我赞成！”

关于在火车上，邓小平与朱镕基的对话，在《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》一书中朱镕基自己有翔实的记载：

我送小平同志走时，在车上他的几句话对我们鼓舞很大。他说：“我一直就主张胆子要放大。这10年以来，我就一直在哪里鼓吹要开放，要胆子大一点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因此，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。”另一句话说：“你们搞晚了，搞晚了。”马上，下面一句话又说：“现在搞也快，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。”他还说：“肯定比广东要快。”

小平同志又说：“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。”我和小平同志讲：泽民同志是从上海去北京的呀！我们不便和他多讲。据说，邓小平当时答应：那就我来讲嘛！

朱镕基和上海人把邓小平对“开发浦东”的意志和决心牢牢地记在心上。回到北京的邓小平，为了浦东的事，真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跟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反复强调“浦东开发”这事。1990年



2月17日，也就是邓小平回到北京的三天后，那天在人民大会堂，他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。接见之前的福建厅里，江泽民、李鹏同志恭候邓小平的到来。当时的情形，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有回忆：

小平同志进了福建厅以后，没有说别的话，就说上海啊，浦东要抓紧开发。在第一批考虑开发沿海城市，他说没有把上海放进去，这是我的一大失误。为什么呢？说当时考虑沿海城市主要有香港这个背景。考虑到沿海城市有这个背景，觉得沿海开发可以带动珠江三角洲。他说上海，是一个有工业基础的城市，有科技基础，科学技术，有科技人员，上海工人阶级是领头羊。上海开发搞好了，不但带动长江三角洲，还可以带动内地。说这个要赶快抓紧时间开发浦东。而且风趣地说，江泽民同志也在，这个话呀，江泽民同志不好讲，我替他讲了。江泽民同志就笑了，并且说：“我们一定抓紧办、抓紧开发。”

上下沟通已毕，上海市于2月26日正式向中央提交《关于开发浦东的请求》。这看起来已是万事大吉了，但邓小平仍然生怕拖延和耽搁，3月3日这一天，邀来总书

记江泽民、总理李鹏到他家，就当时的国内、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，而谈话中用了很长篇幅讲到了浦东开发开放问题。

对这次谈话，李鹏回忆道：“他说上海有优势，特别讲人才的优势，我们把它加以很好地开发的话，这将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一条捷径。我特别记得他讲的话，这是一条捷径，发展中国经济的一条捷径。他还谦虚地说，当年我们搞深圳、珠海四个经济特区，现在看来很后悔，没有当时把上海放进去，晚了10年，这个责任在我。他很谦虚的。我们听了以后非常感动。后来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，泽民同志就和我商量，一个要抓好这件事情，另外也考虑到当时的情况，就是全国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提出成立特区，如果特区太多了，那就不行了。那么我们商定，浦东不叫特区，而叫浦东新区。我认为3月3号，1990年3月3号是浦东开发的关键的一次谈话。”

李鹏的回忆，准确无误地记述了邓小平对浦东开发所作的决定性决策。那个时候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尚处在对我极为不利的情况下，邓小平与江泽民、李鹏谈话

中，特别强调了如何化解对我不利形势，他说：“比如抓上海，就算是一个大措施。上海是我们的王牌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。”后来又把聚焦点集中到了“浦东开发开放”这张具体的“王牌”上。

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家远见，以扭转乾坤之势，一锤定音，将“浦东开发开放”的王牌抛出，顿时令世界为之震惊，从而让中国迅速摆脱了国内外的困境，重新走上了大发展的轨道。

在邓小平的推动下，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和行动立即“提速”——

为何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呢？看看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戏登场，你就明白了“总设计师”的真实含义。

在邓小平上海西郊宾馆一锤定音之后，北京方面的动作以雷霆之势在加速推进，而上海则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向外正式宣布“浦东开发开放”一事。什么时候？上海市府一排表，4月14日至18日，李鹏总理要到上海视察。朱镕基等当机立断，请示中央，能否在这个时间点上请李鹏总理在上海时宣布此事？

北京方面同意。这就有了下面的快节奏：3月28日至4月8日，姚依林一行的论证调研团进驻上海；

12日，江泽民主持政治局会议，原则上同意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。

14日，李鹏开始上海考察之行。在18日最后一天参加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，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：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，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。

李鹏特别强调，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的一个重大部署，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。

（十二） 连载